

一代名姬

王春瑜 主编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

一代名姬

王春瑜 主编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一代名姬

王春瑜 主编

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.375 插页 1 字数 97,000
1990 年 5 月第 1 版 199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3,000 册

ISBN 7—80519—171—9/K·68

责任编辑 尹亚伟 定价：2.40 元

目 录

一代名姬·····	童思翼 (1)
杨善善言·刘戡清白·猫王国·····	费风令 (30)
骄横的江南乡宦人家·····	叶 新 (38)
明朝轶闻拾零·····	村 愚 (49)
唐伯虎轶事·····	陈新权 (60)
戚继光轶事·····	王守稼 (75)
话说李自成·····	刘景之 (84)
明代苏州织工暴动·····	杜婉言 (91)
流人刘荣东北抗倭记·····	杨 旸 (95)
明代练兵琐谈·····	南炳文 (98)
明代避讳种种·····	罗仲辉 (109)
明代瓷都轶闻·····	梁森泰 (121)
明末北京的首善书院·····	余三乐 (132)

一代名姬

童恩翼

战祸乱世、江山易主之际，无端将一美貌女子卷进斗争漩涡，成为传奇式的人物，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，是屡见不鲜的。随手拈出几位说吧，商纣王亡国有宠妃妲己陪斩；西周沦亡被说成“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”；吴越争霸的中间夹着个西施；“安史之乱”怪罪于杨贵妃，……降及明末，就轮到陈圆圆了。明清之际有位名诗人吴伟业，其名作《圆圆曲》是一首写陈圆圆事迹的史诗。古典诗词的爱好者，读了这首声情并茂、脍炙人口的纪事诗，倘伴于诗家排比兴亡、咏吟时事的藻思微旨之中，已是如饮醇醪，兴味盎然了。然而，对于有历史癖，特别是对于明代历史感兴趣的人来说，纵令“此《曲》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”，亦只不过是“以诗证史”罢了。欲要详知陈圆圆的一生曲折经历，且听下文。

误入娼门

明朝末叶的天启、崇祯年间，江南应天府武进县金牛里，有个叫陈惊闺的货郎。有人要问：怎么取这怪名字？是个绰号吧？答曰：非也。“惊闺”乃货郎鼓之别称，古书上说：“惊闺，贩卖针线脂粉者所执之器也，形如鼓，而附以小钲，持柄摇之，则钲鼓齐鸣，以代唤卖。曰惊闺者，欲其声达于闺阁

也。”江南地方的女人家嘴顺，便管他叫陈惊闺，至于大名，无人知晓。这人早年家境倒也相当富裕，只因他生性酷爱音乐和戏曲，长年请着一班梨园子弟在家里唱曲扮戏，花钱如流水，以致坐吃山空，一贫如洗。为了糊口，他就操起走乡串巷的货郎营生来了。

天启四年(1624年)，陈惊闺添了个千金，取名陈沅，小字园园。也许是因先天遗传基因与后天耳濡目染的双重因素吧，园园生来便乖巧异常，吹拉弹唱一学即会；加上模样儿长得又好，的确是个逗人喜爱的小姑娘。然而，园园天真无忧的童年，就象黑夜天空中闪过的一颗流星，一瞬即逝了。她不该生在罪恶社会的一户破落人家，以致被自己的色艺所累，成了一宗颇值钱的奇货，卖入了坑害人的妓院。从此，她开始了做梦也未曾料到的波折不凡的人生旅程。

且说陈园园失身娼门，流落苏州，由于“色艺俱绝”，惹动了富商大贾、清客文人、浮浪子弟的注意。一日，来了一位外地的宦门公子，此人刚到苏州，风尘尚未洗净，便寻到园园的下处，一见倾心，爱不能释。这时，园园的身价已经涨到银子三百两了，可来者却毫不在乎，当下命家人将赎金与那鸨儿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，拥着园园便往浙江而去。

这风流纨绔公子名曰贡若甫，乃浙江金(华)衢(州)道台贡修龄之子。他久羨姑苏花柳场中风月，今由老家江阴去金华省父，正好道经苏州，决意不负此行。到了浒墅关，便打听苏州的名妓，得闻园园声名。现在，他得了园园，不禁喜出望外。可是好景不长，一到家中，便起风波。原来这贡若甫早已有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她怎能容得这才貌远出自己之上的小老婆。怎么办？变着法儿将园园折磨死吧，是花了大价钱买

来的，不行；留下来吧，丈夫一心迷恋着，更不行；唯一办法，就是找个买主卖得远远的。按照常规，一个从妓院买来的小妾，是越不出虐待至死、终身作妾、转卖(或转赠)与人这三种命运的。可是这回陈园园却有点例外。正当贡府内吵闹打骂之声达于户外，陈园园已经无法在贡家容身，即将被作价发卖时，贡道台发话了：“我看此女有贵人之相，还是送她回苏州去吧，三百两赎身银不要她偿还了。”

宛如做了一场噩梦，陈园园又回到苏州。她是多么渴望从此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啊！然而，她所生活的社会没有给予这个弱女子以最基本的人身自由。自从她被买走后，姑苏城的婢客们怅然若失，而今黄鹤归来，怎能让她再飞跑！一时里，豪贾争缠头，骚客赋诗词，腰间有几锭银子的市井无赖也不甘寂寞，前来凑趣，把个园园围得团团转。鸨儿见此情景，也忙不迭地假献殷勤，请来教曲妓师教园园学戏，决心把她培植成一株更大的摇钱树。在这一张张庸俗的、虚伪的、色情的、邪恶的笑脸簇拥下，可怜园园不由自主地又陷身青楼。

“何处豪家强载归”

吴伟业《清凉山赞佛》诗中有“可怜千里草，萎落无颜色”之句，千、里二字加上个草头，便是董字。吴诗原是暗指清顺治帝因所宠董妃早逝而伤心不已，后来因此却生出了董妃为明末秦淮名妓董小宛的说法。其实这完全是张冠李戴，早在明亡前，董小宛便已弃贱从良，嫁给著名江南才子冒襄(字辟疆)为妾，而冒襄在娶董小宛之前，又曾与陈园园有过一段风流瓜葛。

那是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的初春时节，冒襄由家乡如皋起身，去湖南拜见在宝庆府作官的父亲冒起宗，与之联舟同行的有到广东上任惠来知县的如皋籍进士许直。船途经苏州，靠岸暂歇。有天许直赴饮归来，兴冲冲地对冒襄说：“此中有陈姬，擅梨园之胜，不可不见。”冒襄一听便来了劲，忙央许直带路。这苏州城素有东方威尼斯之称，市内水道纵横，游人常以舟代步，他俩乘小舟往返数次，好不容易见到陈园园。冒襄对芳龄17岁的陈园园作了如下描绘：

其人淡而韵，盈盈冉冉，衣椒茧，时背顾湘裙，真如孤鸾之在烟雾。是日演戈腔《红梅》，以燕俗之剧，咿呀啁哳之调，乃出之陈姬身口，如云出岫，如珠在盘，令人欲仙欲死。

宛如一幅传神的写意人物画，寥寥数笔，一位含蓄而有韵致的古典东方美人形象便已活现纸上；又如一出精采纷呈的戏曲，余音袅袅，长留耳畔。

陈园园戈腔《红梅》一曲，撩得冒襄如痴如醉。《红梅》曲终人未散，又吃花酒、打茶围直闹到四鼓时分。这冒襄本是风流文人多情种子，园园暗暗庆运遇到了真正知音，两情相契，相见恨晚。无奈风雨忽作，园园一看天色甚恶，慌着要走，冒襄哪里舍得，牵着园园衣角央订重会日期。

“光福山的梅花如冷云万顷，你有雅兴偕我游赏么？如果愿意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呆上半月了。”园园说。

冒襄忙将要赴湖南省亲，往返须得半载，不能在此久留的情况告诉她。

“等你游罢南岳归来，我在虎丘的桂花丛中恭候。”园园俏皮地回答。

光阴荏苒，不觉已是桂子飘香时节，冒襄奉母从湖南回

来，舟到姑苏，他记起了前约，便向人打听园园的情况。谁知不打听犹可，一打听实在叫人吃惊：她被一个手眼通天、人们连其姓名都不敢道出的特大恶棍给劫走了！冒襄听了，心中好不惨然。谁知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秋日运河水落，船到阊门（苏州城的西门）便搁浅了。冒襄步行进城访友，当他向友人提起陈园园时，深有佳人难再得之叹，好友却诡秘地一笑说：“你错了，被掠走的是假陈园园，真的躲起来了，就藏身在离此不远的地方，我带你去。”

穿过几条背街小巷，果然在一条十分僻静的深巷小屋见到了佳人。当下四目相对，冒襄见园园衣着朴素，珠翠尽卸，铅华不施，如芳兰之在幽谷，比起上次初见时气韵更加高洁。这边园园先是一怔，及至认清来人，不啻喜从天降，她没料到虎口余生还能同冒襄重相见。她告诉来者这地方很僻静，每天躲在房里不敢露面，长斋炉香，苦度光阴，寂寞难耐，她感到有满腔心事要向梦中人吐诉，她要和他在小院的明月桂影之下作竟夕长谈……。一句话，她将一线微弱的希望寄托在这位少年公子身上。然而冒襄却惦记着老母在舟，河道不靖，怕出意外，他连夜赶回舟中，并且打算不再登岸。没想到过了一天，园园竟自己寻来了，她请求登舟拜见冒母，临走时，仍然再三坚持要冒襄前往一次。

踏着皎洁月色，冒襄赴约前往。一见面，园园突然说：“我早就想跳出火坑，择人而事。这些年来，我没见到比你更好的人了。今天又见到了慈祥的老太太，心里更加踏实了。我主意已定，请你不要推辞。”话说得是这般天真、坦率、诚恳而又十分坚决。

谁知冒襄却说：“天下哪有这样容易的事，家严此时正陷于流贼包围险境，我正准备抛弃妻子儿女去与父共安危，哪

有闲情纳妾。我两次到苏州找你，不过是慕名而来，没料到
你竟提出这种事来。即使你说的句句都是心里话，我也不会
答应的。快莫胡思乱想了。”话回答得是这样的坦率、无情而
又十分干脆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冒襄不是很欣赏园园的色艺吗！《望江
南》一词中说：“我是曲江临池柳，这人折了那人攀，恩爱一时
间。”《抛球乐》一词中也写道：“珠泪纷纷湿绮罗，少年公子负
恩多。当初姊妹分明道，莫把真心过与他。”这些话，深深地
揭示出了青楼女被自己钟爱的少年公子抛弃后的痛苦心情。
陈园园虽在风月场中颇为走红，但她受侮辱、被损害的情况
与其他烟花姐妹并无二致。世家公子的冒襄，不能说人品很
坏，但他与园园毕竟是属于两个不同阶层的人物，作为一名
狎客，他对园园的同情是有限度的，从根本上说，园园只不
过是他“恩爱一时间”的狎玩对象而已。

陈园园干吗要“把真心过与”这位“少年公子”呢？谁都知
道做小老婆并不是值得向往的目标，贡家的那段伤心往事不
是记忆犹新么！然而，妓女哪会有好的前途，对陈园园来说，
她眼下还潜伏着一场灾难，那个恶棍还要来苏州，他是不会
甘心得个贗品而放过园园的。要想免除这场灾难，就得赶紧
找个可以委身的人，远走他乡。因此，即使为妾为婢，园园
亦在所不顾了。

于是，园园忍羞含泪，宛转苦求，发誓永不变心，一直等
到冒襄与父脱险归来。园园本是能歌善舞的绝色美人，加上
眼前这“小鸟依人”的情状，对于风流才子冒襄来说，实是富
于魅力的。冒襄心软了，答应一俟父亲安全有了着落，即来
苏州接她。此时园园惊喜交集，以为终身有了依托，她情意
绵绵地向冒襄絮语相嘱，冒襄也感情激动地即席赋诗八首为

贈。冒陈姻缘似乎成了定局。

从晚秋到残冬，冒襄一直在为老父的安危而奔波。其间园园曾屡次捎信催他早点将自己从苏州接出，冒襄均无心作答。到了翌年二月，冒起宗被明廷调离燃遍农民起义烈火的湖广，冒襄心中一块大石落地，这才到苏州去看园园。然而他来晚了一步，十天之前，陈园园硬是被那个恶棍给强行带走了！

抢走陈园园的恶棍是谁？他就是崇祯皇帝宠妃的父亲田弘遇。此人原是市井无赖，靠着女儿田妃得宠，平步青云，挂上了前军都督府左都督的头衔，成为显赫的皇亲国戚。他一贯飞扬跋扈，敛财渔色，无恶不作，是北京城的头号大恶霸。崇祯十四年，老贼已经63岁，血气虚竭，是个棺材边上爬的人了。然而他贼心不死，又翻新招，假借到普陀朝山进香的幌子，来到他垂涎已久的锦绣江南，进行一次临死前明火执仗的大作恶。

据耳闻目睹者浙江山阴人张岱记载：“弘遇窃弄威权，京城侧目。南海进香，携带千人，东南骚动。闻有殊色，不论娼妓，必百计致之。……进香复命歌儿舞女数百余人，礼币方物，载满数百余艘，路中凡遇货船客载，掳掠一空，地方有司，不敢诘问。”在这场无端落到江南人民头上的灾难中，陈园园、杨宛、顾寿等名妓也在劫难逃。这还引出了一段不大不小的风波。

明代中期以后的苏州，已是一座有不少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丝绸之城，在这里，已经萌生了一些越出封建纲常的道德风尚。这里的市民阶层，已经开始形成一股新的社会力量，这股平时似乎很松散的力量，已在尝试着介入政治，并且屡屡蔑视封建王法。例如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，东林党人周顺昌

在苏州被阉党逮捕，激起了一场市民大闹府衙、打死锦衣卫缇骑的乱子。这次，势焰熏天的田皇亲想强行劫走陈园园，他们又不答应。第一次是给这老贼开了个颇具市民情趣的玩笑：叫你花钱买个冒名顶替的假园园。然而，田弘遇何许人也，他哪甘心受此戏弄，崇祯十五年初，他从普陀进完香，归途再经苏州，下狠心以势逼夺陈园园，结果竟爆发了苏州市民“聚千人哗劫之”的醋海大波。这里面既有市民的情趣，也有市民的良心，更有市民们对田弘遇的横行不法和封建权势的愤怒反抗。然而，这里毕竟是封建时代的苏州，不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，在田弘遇“复为大官挟诈，又不惜数千金为贿”的软硬兼施下，苏州的“父母官”们为了保住乌纱帽，便又做巫婆又做鬼，硬让田弘遇这只凶恶的老色狼将陈园园给叼走了。

关于陈园园的这段曲折经历，《园园曲》概括为“何处豪家强载归”。至于园园被劫走时的心情，《曲》中写道：“此际岂知非薄命，此时只有泪沾衣”。在此之前，她一直痴情地等待着心上人冒襄来接她，现在希望彻底破灭了！当搭载的船只横越长江、驶向瓜洲古渡头时，园园她泪眼望江南，痛不欲生，因为她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家乡了！见不到那个一生中唯一真正爱过的冒襄了！从此，她，一个只想和常人一样过平静日子的弱女子，硬被推入了当时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，用句古人的话说：“时耶？！命耶？！”

美人伴“英雄”

这支谁也不敢盘问的官匪船队，在大扰江南之后，循着运河向北京进发。一路上，见金银财宝便抢，见美貌女子便

抓，临近京城了，还不收手，又掳了良乡妓女冬儿。这架势，就象是要跟本朝的正德皇帝游江南作比赛似的。如果说，老贼搜括钱财是为了子孙，那么弄这么多的美女又是干什么呢？若是仅仅把他看作一只老色狼，那就未免太低估此贼了。要知道田弘遇就是靠着女色才有今天的发迹。他原是陕西人，后来流落扬州，讨了个姓吴的老妓，还带个拖油瓶女儿。这女儿就是现在的田妃。田弘遇尝到了这个裙带关系的甜头之后，便学会了一个诀窍，这就是用女色来拉关系，为自己渔利。他把妹妹嫁给薊辽总督吴阿衡；在田妃染病后，又将小女儿送进宫去让皇帝过目。妹妹、女儿都是有限的，而在利欲熏心的田弘遇眼中，该结交的内外文武大员似乎是无限的，这就得大量地掳掠民间美貌女子了。在这次掳来的女子中，陈圆圆无论色艺都是最拔尖的，田弘遇并不想金屋藏娇，而是想囤积居奇，待价而沽，不遇上一个能给自己带来巨大利益的关系户，是不肯轻易将圆圆这奇货脱手的。

崇祯十六年(1643年)，腐朽的大明帝国在两股强大力量的绞杀下，正处于灭亡的前夜。在北边，万历十一年(1583年)，女真族首领努尔哈齐崛起白山黑水之间，于万历四十四年(1616年)建立金国，从而表明要步历史上金朝的后尘，扣开长城大门，牧马中原。到崇祯九年(1636年)，他的儿子皇太极称帝，改国号为清，改族名为满洲，决心灭亡明朝，一统天下。崇祯十五年，松锦战役清军大获全胜，明朝精兵良将丧失殆尽，清灭明已露端倪。在内地，早在万历年间，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便已开始，在贫困的陕北点燃，到崇祯年间，发展成为烧向全国的燎原烈火。到了崇祯十六年，各路义军以百川归海之势，汇合成以李自成与张献忠为首的两大集团。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破洛阳，杀福王，三打开封，席卷中

原，南下湖广，战胜攻取之威，有如日丽中天。如果说，清军一次次进关好比铁锤不断打击明朝的首脑北京，那么崇祯十六年春李自成建立襄京政权就是钢刀刺入明朝的腹心。

在明王朝摇摇欲坠之际，崇祯遇到了一个作垂死挣扎的机会，令他提心吊胆的入侵清军，在蹂躏京畿与山东8个月后，满载着掳掠的人口、牲畜、金银财物，斩关破隘，呼啸北去。机不可失，一个从全国各处抽调兵力围攻李自成的计划在兵部迅速出笼。然而，兵在哪里？将又在哪里？在精兵猛将已经损折殆尽的情况下，从辽东前线回京畿“勤王”的吴三桂，便成了崇祯皇帝垂青的人物。

吴三桂生于武将世家，父亲吴襄做到了总兵、都督同知为从一品大员，他本人武举出身，以父荫袭军官，27岁便爬上了总兵的高位，被时人捧为“廿七登坛，儒门出将，父子元戎。”吴三桂为什么升得这么快？因为他是世将，握有一支旁人指挥不灵的吴家军。吴三桂懂得拥兵自重，所以在抗清战争中总是临阵退避，以保存实力。崇祯十五年明清松锦战役，“明以各省总兵倾国来援，一朝复败”，吴三桂由于溜得早、跑得快，害苦了大家，自己兵力却损失较小。事后，地位竟反而迅速上升，被朝廷倚为“北门锁钥”。明王朝为了乘清兵北去之际，企图集力一举扑灭李自成的起义军，竟然想出了拆东墙补西墙的下策，从吴三桂处抽调人马到内地。这事后来虽然没搞成，吴三桂却因此而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殊荣。

崇祯十六年五月十五日，吴三桂全副戎装，觐见崇祯皇帝朱由检。吴是一位仪表堂堂的青年将军，高鼻大耳，体态剽悍，鼻梁上一道若隐若现的伤痕，分明是身经战阵、白刃相交的光荣标志。对答时恭而有礼，谈吐不俗，一派儒将风度。总之，从外貌到举止言谈，都给崇祯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

觐见完毕，赐宴武英殿，席上崇祯频频温语慰勉，给了这年轻边防将领以莫大的宠荣。现在，崇祯以为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，脸上长年的愁云为之一扫。吴三桂得睹“天颜”于咫尺，畏威怀德之心不禁油然而生，而京城的权贵们，则看到官场上将出现一位暴发户。

且说田弘遇自去年进香普陀回来，一直感到流年不利，运交华盖。进香也没有给他带来福运，他六月到家，七月田妃就向崇祯“嘱托外家兄弟而歿”。这对于靠女儿而暴发的田弘遇说，其打击之沉重是可以想见的，何况他已是风烛残年，又早被酒色掏虚了身体，经此一击，眼看越来越不济了。为了“固宠”，他想让小女儿进宫去填补田妃留下的空缺，没有成功；又想将陈圆圆弄去给崇祯解闷，因没有受到皇帝的青睐而未成。这并非崇祯钟情死去的田妃，而是因为“国势日坏”，整日急得象只热锅上的蚂蚁，已经没有这份闲心，所以任他田弘遇“薰天意气连宫掖”，到头来仍是“明眸皓齿无人惜”。怎么办？田弘遇贼心一动，还是在陈圆圆身上打主意。陈圆圆本是个很不错的弋腔演员，然而这种俚俗之调晦涩难懂，又怎能登皇亲国戚的大雅之堂，这就需要由田府的伶工来教她学唱昆曲了。陈圆圆凭她过人的聪慧与声腔、舞蹈的扎实基本功，经过数月练习，便以她那声情并茂、载歌载舞的昆曲表演，倾倒了田府的座上客。此时的圆圆，已经完全变成一只金丝笼中的能言鸟，一个专供达官贵人把玩的花瓶。花枝招展的穿戴紧裹着一颗空虚、苦闷、寂寞、冰凉的心。别看她在一次次烛影摇红、长夜酣歌的良宵，翩翩起舞，悦耳歌喉，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总是那么含情脉脉、秋水横波，但她那颗破碎的心分明是在哭泣。

“……得给儿孙找靠山……世上没有不吃鱼的猫……”田

弘遇蜷缩在太师椅中，天一句地一句的自言自语着。沉默了一阵之后。忽然，他象打了一针兴奋剂，两眼一睁，双腿一拍，一跃而起，大喊一声：“得，就这么办！”这一声喊决定了陈圆圆的又一幕悲剧的帷幕随之拉开。

五月的一天，大清早府内便忙着张罗开来，根据往常的经验，这一定是特殊的贵客将要光临。老主人不时到大门口来焦急地张望着。终于，远处响起了一阵鸾铃与马蹄的和声，门口七八个清客齐声一喊：“来了！”一霎间，骑着高大蒙古战马的一小支人驰至门前，一位儒生装束的陌生青年，骄捷地滚鞍下马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刚得宠的吴三桂，老主人连忙降阶相迎，一个口称老伯，一个口称世兄，相携进了大门。

华灯初上时分，田府冠盖如云，中堂大开酒筵，为即将返回宁远的辽东总兵吴三桂饯行。客人们序爵序齿依次入席，彬彬有礼地互道景仰，让酒让菜，一派热闹场面。吴三桂作为众星捧月式的中心人物，自然得多干几杯，不免带点微醺，倜傥放荡的本性有点收束不住了。田弘遇早已看在眼里，并且作好了下一手的准备。果然，酒过数巡之后，主人说话了：“老朽年迈多疾，不胜酒力。大家……”话还没完，陪客们已经知情会意，纷纷称饱。田弘遇先用威严的低音喊了一声“撤席”，然后又笑容可掬地向大家说声“后堂请”。吴三桂莫名其妙地和大家一道朝后堂走去，卷帘开处，眼前顿觉一片明亮，好一派“笙歌归院落，歌舞下楼台”的景象！有位曾经在田府经历过这种戏剧性变化场面的叫李清官员后来写道：“田弘遇挟贵妃宠，恣行结纳。一日，邀同郡台省共饮，中堂陈设甚盛，酒数巡，肉数簋，即止。中席后，掩门邀余辈至后堂，初以为酣饮，及明烛卷帘，则歌姬罗列，曲度新奇，达旦方启户出，一二风流学士以不检闻。”（《三垣笔记》）中堂是封建礼

教的“大雅之堂”，后堂是人欲横流的淫乱之窟，如果你满足于中堂的那套，便暂且敛手，再图他策；如果你对中堂的一套没有兴趣，那就肯定是在向往后堂的一套。这是田弘遇多年屡试不爽的验方。今天遇到了风流倜傥的吴三桂，田弘遇又重演故伎了。

相传宋朝欧阳修宴会宾客，曾取荷花千朵，插画盆中，围绕坐席，由客人顺序传花，每传一人，摘下一片花瓣，传到谁的手中刚好把一朵花的花瓣摘光，便得喝下一杯酒，然后再取一朵，续往下传。这种传花饮酒的宴会游戏，在上层社会中流传了下来。今夜田府后堂，男女糅杂，烛光闪烁，浓妆艳抹的美女在席上递花劝酒，花容月色的歌姬在席间演唱着醉人的戏曲。酒与色汇成了一股强大的诱惑袭击着吴三桂。

吴三桂一双色迷迷的眼睛落到一个“梳倭堕髻，纤柔婉转，演《西厢》扮贴旦红娘脚色，体态轻盈，说白便巧，曲尽萧寺当年情绪”的歌姬身上了。好几次花朵在他手中，不是忘了往下传，便是忘了摘取花瓣，再不就又往回传。显然，他已神魂颠倒，不能自持。在客人中，吴三桂年纪最轻，长相最帅，又是当今炙手可热的大将军，佳人爱少年，他也赢得了这位歌姬的眉目传情。两心相印，用《水浒传》上王婆的话说：“这光便有八分了。”

对此情景，田弘遇已成竹在胸，“将军欲以巧伏人，盘马弯弓惜不发。”为了捞取最大的好处，他要沉住气，以占据主动和上风。然而，吴三桂可不是田弘遇惯见的那类纨绔子弟，他清楚此时自己的分量，不仅田弘遇要巴结他，连皇帝老子也在加意笼络呢！既然如此，又有何畏哉！他定了定神，借酒装疯地向坐在自己上方的田弘遇提出：请以千两银子买下这个歌姬。

这可是满堂客人都不敢作的梦，真是语惊四座！谁都知道